



鬼金
著

用眼泪， 作成狮子 的纵发



蓝领小说家不羁之作
中国卡佛横空出世

轧钢厂黑色故事集

性爱与死亡的奏鸣曲，苦难欲望树上凌空绽放的妖冶之花
“我是吊车司机，也是作家。”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用眼泪，
——
鬼金
——
著
作成狮子的纵发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用眼泪, 作成狮子的纵发 / 鬼金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6.12
ISBN 978-7-5699-1267-8

I. ①用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6529 号

用眼泪, 作成狮子的纵发

yong yan lei zuo cheng shi zi de zong fa

著 者 | 鬼 金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杨海明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杨海明

装帧设计 | 飞鸟装帧 段文辉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-8026119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9.25 字 数 | 229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267-8

定 价 |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前言

那个写作的吊车司机

我们永远都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整个的存在历程就是试图把分裂的自我整合起来。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迷宫里，写作是开辟出一条认清自我、平息痛苦的道路。

——（法）劳拉·阿德莱尔

我就是那个叫鬼金的吊车司机，我写小说。在工厂里倒班，业余时间创作小说。这其中的艰难只有我自己知道。长期的倒班生活，熬夜，但这些没有阻碍我的创作。写了这么多年，写作可以说成了生命经历中的一部分，而我一直笔耕不辍。我写小说，文字对于我更多是内心的出口，是生存与内心的平衡。我需要这样的平衡，恰恰文字解决了我这样的平衡，是内心的依托。在潜移默化中，工厂里那种生冷的东西渗透进了我的骨子里。工厂的生活转换成文字之后，就会变成一种气质上的东西，这让我的文字读起来会感觉比较生冷或者晦涩。我企图在文字中诗意地处理和表达，让这种沉重有种飞翔的感觉。我承认我有着深邃的生

命感受力和文字表现力，可以洞穿生活的表象，写出那些被压抑和禁闭的生存境遇，并且凭借语言和思考的魔力，获得心灵和思想的自由。正如很多人说起的那样，我身处的环境，我的职业，这些本身就带有严肃的象征意味，悬置，封闭，沉重，没有丝毫的诗意，然而文学给了我突围的方向和可能，我在文字的诗意世界里寻找，思考，自救和救赎。每个人对于生活，既可以向灵魂更高处探索，也可以回到地面生活。我选择了在有限的空间中，无限地向内寻找，始终以诗人的眼光注视着生活，并且一刻也没有放弃思考和追问活着的意味。

轧钢厂是坚硬的、冷冰冰的，它与机器有关，与体制有关，缺乏人情味；不幸的是我有着敏感、柔软、多情的一面。钢铁与柔软格格不入，我就生活在这两个格格不入的空间中，承受着钢铁与柔软之间无休止的战争。“囚徒意识”在我的小说中是一个延伸，也是这个世界的延伸，相对于宇宙来说，我们都是囚徒。对于我而言，写作是引领我上升的女神，写作能救自我于囚笼之外，写作可以让处于钢铁世界中的我变得柔软起来，可以让处于囚徒状态中的我获得肉身和灵魂的解放。我身处轧钢厂这个世界之中，却希望通过写作沟通另外一个世界。那是我想象的世界，是我虚构的世界。在小说的世界里，我是我的王。

我想说说我的童年。我十五岁之前是在农村长大的，母亲是知青，后来假离婚，我才跟随母亲回到城市，而父亲在这座城市的煤矿上班，可以说是当年第一批农民工吧。我的童年可以说是不快乐的，父母一直处于离婚的大战之中，因为我有一个暴力的父亲，有一个生命更加凄苦的母亲。我母亲三岁没了父母，是被我大姨养大的，跟随大姨一家下乡后，十八岁嫁给我父亲，就有了我。也许是因为母亲心苦吧，很多事情咬尖儿，我火爆脾气的父亲就揍她，直到一年，大舅、大姨、二姨闯到我生活的那个农村，这一下，闹开了，哗然了，整个乡村。那就是父母

的离婚。还记得一个夏天，他们在河对面的大队部离婚，而我在河对岸含泪在石板上搓洗着衣服，当时我拉痢疾，至今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右手腕还会隐隐作痛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夏天，傍晚，有蝙蝠在飞，有蜻蜓在飞，在我们村那座桥上，很多人围观我大姨他们要带我母亲走，当时，我看到大舅站在桥上，我冲动，想把他推到河里去，桥很高，河水很深……但我没有……在我结婚成家，有了孩子后，父母的离婚大战也没有结束。我愤怒地用拳头砸了他们家的玻璃，手上的鲜流淌着，我带母亲到我家去（之前，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曾送母亲离开过，出去租房，我帮着拎母亲的包裹。这件事后来被母亲提及，说我不该那样）。可是，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月，又回去了。我承认这样的家庭生活对我是有影响的，但父母并不觉得。

四十岁之后，我特别怕死。特别。以至于我开始逃离。逃离到北京，深圳，呆了近一年时间，又回到我的城市，我的工厂。说到怕死，因为我经历过不止一次死亡。可以记起来的：狗咬一次（四岁）；溺水两次；一氧化碳中毒一次；车撞两次；还有触电一次。还记得那次，在吊车上触电，是一根电线漏电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椅子的腿是铁的，磕破电线，我就像电影里坐上电椅通了电施行死刑的人，在椅子上哆嗦着，抽搐着，直到我晃倒椅子，才捡了条命。我从吊车上下来，跟班长说了声，我过电了，回家了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到轧钢厂门口的，拦了辆出租车，连工作服都没换，回家了。在楼下的食杂店买了两瓶啤酒，拎上我住的七楼，跑到阳台上，坐在厨房的地砖上，用牙齿起了瓶盖，对着瓶嘴吹了几口啤酒之后，我嚎啕大哭。那是一个男人对死亡恐惧的哭。

再一个怕死就是我的胃病——溃疡出血。那年好像是陈逸飞死了，也是胃出血，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，想到我的溃疡出血，我开始恐惧起来。我的溃疡出血几乎每年都犯一次，或者两次……一犯病，就全身失

血、黑便……像一个死人，浑身无力，要住院输液一个星期才慢慢有了力气……就这样，还要坚持去上班。不上班，没钱。就是这样残酷……

一晃，我倒班倒了二十多年，我除了是那个倒班的吊车司机以外，还在没有任何搭桥和人脉平台的情况下，靠着个人的努力发表小说，就像是黑暗中的骑士，用自己的小说到全国各地的杂志上点灯。让我的小说，在那些地方亮着，是的，像一盏灯。这并不是容易的。我在黑暗中独步前行，绝对是这样的。已近中年，我不知道那作为生存需要的吊车司机的身份，还要存在多久，也许是一辈子的。但这又能怎样？在一个没有人关心文学的小城市，我就像一个孤儿，自我取暖，以文字点灯，在黑夜里，照亮我，照亮盘踞在我身体里的灵魂和心魄。这也许就是宿命——请允许我这样说，相信很多写作者在文学的路上看到了宿命。也许很多人努力在文学的路上，但，照耀他的光，还在更远的路上。只要我在路上，相信那些光，是的，那些光会照到我身上的，那是洞悉人性之光。这么说是不是有些矫情了。文学没那么高尚的。

在轧钢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写作，轧钢厂关心的除了产量，还是产量，只有在合同稀缺的时候，才去关心质量。人在轧钢厂只是机器的一部分，而我，除了是工厂机器的一部分之外，我写小说、诗歌，还玩摄影、涂鸦。我企图活出我的质量来，生活的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，还有精神的，或者说我是一个精神需求大于物质需求的人。在生存和精神生活之间调节自己，让一个人变得平衡。生活不是生存，生存也不是生活，生存的行为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。我在小说里回到自我，我在审视自我，审判自我，寻找属于我个人的内心道路。我相信，这才是我生之必要。

我更关心的是我的文字所要表达和承载的东西。我认为，好的文学是表达人类困境的，精神的，灵魂的，肉身的，这是人类的共性。只

有这样的书写才是有价值的，也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。而当下的文学环境多少还是忽视了这一面，他们更关心那些现实主义的，表现世相的小说，而忽略了人的存在和人类共有的情绪，同时也丧失了文学性和思想性。我坚信我坐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或者说，我的阅读经验和视野是朝向世界的，而不仅是中国。我像一个灵魂的囚徒，我生存在艰难的环境中，我依靠文字来平衡我的内心。或者说，我书写的必然是个人化的，我更喜欢那种个性化的，表达人类共性的小说。我也相信，这也是好小说不变的主题。有一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：“当下有两种作家，一种是写下了所有作品，十部二十部，自己却不是一部作品。另一种二者兼而有之，他本人就是他最重要的作品。我们有太多前者，而缺少后者，缺少那些国外不计其数的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穆齐尔、赫拉巴尔……”

我更喜欢做后者，而不想做那种涉世太深的作家。

这部小说的人物，有虚构的，有生活在我身边的，当然，也有我的存在——真实的我。或者说，我在小说里寻找着我。他们或在轧钢厂工作，或生活在轧钢厂附近的楚河巷（这是我虚构的街名）。我目睹着他们的苦楚，他们的挣扎，他们的纠结，他们的绝望……

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小说，更像是一种花瓣式的结构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花瓣，构成一朵花。在当初写的时候，我就是有意识这么去写的，它们最初是以七个中篇出现的，但大的背景是轧钢厂。我写了恶，也写了善，写了人们在极端环境中的自我牺牲。这七个人物中，有四个被我写死，有三个还活着，一男两女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也许他们活着更加痛苦，但活着总还是有希望的，而死就是一条无尽的黑暗之路，直到宇宙的尽头了。

第八个人是谁？也许是我，也许是你，也许是别人……他（她）们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也许只有天知道。在黑夜中，我仿佛听到他

们的泣哭……

文学是我人生一个梦，一个理想主义悲观者的梦，文字承载着我的部分幸福与痛苦，没有艺术家是不疼的。在深入人性的探究中，看到的是人性的真实。真实往往是疼痛的，也许会有感动，温暖，但更多的还是疼痛本身。文学是黑暗罅隙里的一缕微光。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。哪怕终点是黑暗，但我仍是那个凿壁偷光的人。

我就是那个写作的吊车司机，我甚至幻想在那悬于半空的吊车驾驶室内，可以俯瞰众生，心怀慈悲。我不为工人代言，他们在我的小说里是生命，跟我一样的生命。不要告诉我明天有什么，我要活好今天，对昨天说不。

目 录

001	前 言 那个写作的吊车司机
001	芝英
033	彩虹
069	二春
107	李元馑
147	旷夏
177	明莉莉
215	朱弭
259	鬼金街拍

— 芝英 —

1

芝英从轧钢厂公墓回来，就病了，头晕，恍惚，在炕上躺了几天。母亲来看她的时候说，可能是公墓的阴气太重了，晚上我给你去烧几张纸，叨咕叨咕，就没事了。母亲熬了小米稀粥，端上来说，吃一点吧？芝英说，没胃口，嘴里没味，寡淡。母亲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飯，总是不行的，难道还要我来喂你不成？我还有事呢，李臣上市场了啊？芝英说，是啊，不去市场，吃什么啊？母亲说，别跟我这个腔调说话，谁叫你当初不听我的。听我的话，也不会有今天。芝英说，你能不说了吗？母亲说，看看，不喜欢听了吧？那我走，再也不来了。芝英不吭声，把小米稀粥喝了，又躺下。母亲过来收拾。芝英说，过一会儿，我来收拾吧。母亲说，你还是躺着吧，赶快好起来，省得我操心。芝英拉长音叫了声，妈——。母亲说，不听话，别叫我妈。芝英扑哧笑了说，那叫你什么？母亲说，叫我老张。也许是喝了小米粥的原因，芝英的笑慢慢有了力气，变硬了，变脆了。芝英说，老张，你跟那老头还好

吧？等我好了，我去看看那老头。有一天，我路过公园的时候，看到他，看上去身体硬朗着呢。我没跟他说话。母亲说，那老东西身体驴着呢，就是脾气暴，但心眼好。芝英说，你满足我就放心了。母亲说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得了，别管我。我也不敢指望你养老，但你能给我送终，我也满足了。芝英说，妈，你说这个干吗？母亲说，那我說什麼？对了，我退休金也花不完，每个月给你二百，贴补一下吧。我也就这点儿能力了。芝英说，我不要你的钱。你自己留着花吧，想吃什么，喜欢什么，就自己买。别让老头发现了，跟你吵架。母亲说，他敢，我给他俩胆儿。芝英说，你的脾气也应该改一改，老了老了，还这样，对身体也不好。母亲说，我不用你管我。母亲收拾着东西，从厨房拿来拖把，把地拖了拖，说，我现在是活明白了，没有身体，啥都白扯。芝英说，我没事，可能是墓地的风太硬了，有些感冒了，吃了药，就会好。李臣他妈走的还好，从发现肝癌到死，没遭什么罪，半个月的事情。母亲说，这老太太也真不容易，二十几岁就守寡，拉扯着三个儿子，现在走了，是享福去了。

这时候，李臣打来电话说，芝英，你好点儿了吗？要不一会儿，早市收摊的时候，我给你买了药。芝英说，不用了。可能就是这几天忙的，有些劳累过度。李臣说，让你跟着受累了。芝英说，说这些干吗？谁家还没有老人。今天早市上卖得还好吗？李臣说，还凑合，天天这样。就是天有些冷。芝英说，我早上起来，看你的围脖没戴，你咋给忘了啊？李臣说，没事，我不冷。有你这个老婆，再苦再累，心里面都像吃了蜂蜜似的。芝英说，咋的，这嘴上抹什么？会说话了。李臣说，真心话。妈走了，这世界上，就剩下你还疼我，我能不好好对你吗？芝英说，李臣，你变了。我妈来了，给我做了吃的，你放心吧？对了，别跟城管什么的吵架。李臣说，知道了，老婆。芝英说，

别跟你旁边卖菜的小娘们儿勾勾搭搭的啊？芝英笑了。李臣说，哪会呢？我这心里面装一个你，就满满的了，装不下别人，连针鼻儿大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好了，有人买肉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母亲看了芝英一眼，低下头，继续拖地，好像要把水泥地面擦成一面镜子。芝英说，妈，歇歇吧，别到时候腰疼又该骂我了。母亲说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我多咱骂你了。芝英看着，就笑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母亲帮着洗了几件衣服，中午做了饭跟芝英吃了，又闲聊了一会儿。

母亲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，妈呀，都这时候了，我该走了。挂钟上显示下午三点半。芝英说，冰箱里有两个肘子，是李臣留给你的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你送去，你拿回去，红烧了，跟老谈吃，老谈看上去是一个肉食动物。母亲说，真是，老能吃肉了，几天不吃肉，就脾气火暴。芝英说，妈，你说啥呢？母亲有些害羞了，脸红，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，拢了拢头发，拿起新买的皮包说，那我走了。芝英说，妈，你是越来越年轻了，把我都比老了。母亲哼了一声，说，老来俏，你不懂。做女人，要让男人感觉你是新的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男人不一样，男人跟过多少女人，多大岁数都会觉得自己是新的，是年轻的。女人不行，女人在他们的心里，跟过越多的男人，就像淘米水，越淘越混，就不值钱了，所以，你要让自己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他也会认为你是好的，才会疼你，爱你。母亲扭身出了家门。芝英想着母亲临出门的时候说过的话，想不出母亲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一番感慨。母亲也不容易，五十岁了跟父亲离婚，又找了这个老谈。芝英喝了水，吃了药，混混沌沌地睡了一觉，身体才缓过来乏了，但梦境很沉很沉。

芝英家住在楚河巷81号，这里是望城仅存的一片棚户区，当年是望城轧钢厂的住宅区，房子是李臣他爸留下来的。多年前，他爸死于轧

钢厂的一次煤气管道爆炸，哥哥李田结婚后，到媳妇家去住了，弟弟在沈阳上学后，留在了沈阳，这房子就留给了李臣。这不李臣他妈刚走，是弟弟李晃出的钱，在轧钢厂公墓买一块地皮。安葬了他妈后，李晃和媳妇孩子回沈阳了。他们兄弟几个就李臣的条件不好，没有工作，在市场上卖猪肉。人称“猪肉李”。芝英当年嫁给李臣的时候，母亲百般阻挠，可是，芝英就是不回头。一晃，也五六年过来了。芝英中学毕业后，没考上重点高中，就混了个职校，学了美发，自己没有本钱，一直给人打工。李臣当年在拖拉机厂上班，后来倒闭破产，没了工作，但总要活着，干过不少营生，后来，还是觉得卖猪肉不错。两个人都四十五六了，还没有孩子，医院里查了，都没病，就是不能生，不知道咋回事。芝英苦恼，李臣安慰着说，我哥和我弟都有孩子，我们老李家有延续香火的，我们生与不生都无所谓，再说了，两个人清静，现在拉扯一个孩子要多少钱啊？这是给我们省钱了。即使有了孩子，吃不上穿不上的，孩子长大了自卑，也会埋怨我们。图啥啊？俩人挺好。李臣这么说，芝英多少宽心了。没生养过的芝英看上去还像个小姑娘，脸上的肉皮看上去紧绷绷的。李臣是个贪货，一个月除了芝英月经那几天，几乎天天晚上把芝英从里到外翻个遍。芝英说，李臣啊，你就是一个农民，而我就是你的地。李臣就傻笑，傻笑过后，看着小脸红扑扑的芝英，翻上来，又是一通风卷残云。芝英好受得直哼哼，骨头缝里流淌着甜蜜的电流，说，李臣，我这辈子跟你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。李臣说，屁话，死什么死？我八十岁还要你呢。芝英笑，说，八十岁还能干动啊？李臣说，能，怎么不能？我们都好好活着。到那时候，就是干不动了，也要让你给我摸。芝英说，流氓，老流氓。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连身子都仿佛消失在空气里了。女人是水做的，没错，李臣消融在水里。静静的，只有两个人的喘息声，彼此镶嵌着。

2

一匹白马在黑暗的梦境中出现，在她家的窗外，长长的睫毛，深邃的眼神。白马探着头，用嘴敲打着窗户，芝英打开窗户，从白马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：头发凌乱，面色憔悴。刚开始，芝英还是吓了一跳，当看到是白马的时候，她的心里突然温暖了一下，这么多年的城市生活，芝英还真没有看到过白马。它的鬃毛披散着，看上去是那么英俊。芝英抚摸着马脸，亲昵地看着，那幽深的瞳孔里像一个看不见的世界。芝英问，你从哪来？白马不响。芝英笑着说，我忘记了，你不会说话的。白马深情地看着芝英，低着头。芝英搂过它的脖子，把头贴在上面，感受到它的体温。芝英问，你来干什么？白马不响。马脸在芝英的脸上摩挲着，马嘴拱了拱芝英，芝英问干什么？芝英顺着它的眼神看过去，它在看自己的赤脚。芝英脸红热了，说，你看我的脚。芝英说，不许看。白马扭过头去。女人的脚同样是女人的隐私部分，芝英害羞了，转身回去穿鞋。等她回来的时候，白马不见了，窗外空荡荡的。她伸出头去，看着黑暗的巷道里，什么都没有。芝英因此而变得失落落，心在那一刻，寂寥，空荡。

从梦中醒来。芝英下意识看了看窗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墙上的挂钟显示四点半了，芝英从床头拿起一个母亲买的橘子，皮金黄，拨了，吃，酸甜，酸甜，汁液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整个口腔里多了滋味。那酸甜仿佛能让身体长力气似的，吃完，芝英从床上下地，头还有些晕，但比先前好多了。她去了一趟厕所，厕所在院子里，刚一开门，风就扑进来，她一趔趄，退回去，披上棉袄。院子里弥漫着一股生猪肉的气味，李臣早上起来去大市场批发猪肉，回来再到早市上去卖，下了早市到消防社

区的农贸大厅里休息。李臣不欺人，斤两给的足，病猪死猪的肉，他都不进，所以生意不错。芝英从厕所出来，看到煤棚上的雪还没有化尽，上面有鸟雀的爪印。回到屋里，肚子抽搐着疼，下面一热，是月经来了。芝英找出卫生巾垫上，身子变软了，躺在床上，打开电视看韩剧。两个人物对话七八分钟还不换镜头，芝英无聊，给理发店里的莉莉打电话，问，今天的生意怎么样？做头发的人多吗？莉莉说，就上午给一个女人盘了个头，再没有生意了，你家里的事都忙完了吧？芝英说，忙完了，累坏了，三天没睡觉，从轧钢厂公墓回来，这身体就感觉不对劲，再加上天冷，可能有些感冒了，明天再歇一天，我就上班，红姐没说什么吧？莉莉说，没，今天红姐没来，听说跟陈西岳开车去弓长岭泡温泉了。芝英说，羡慕啊，什么时候，我们也能像红姐这样开始享受啊？莉莉说，我们没那个命。芝英说，你说怪不怪，刚才我难受睡着了，梦见一匹白马在我家的窗外，这城里我就没看见过马。莉莉说，是吗？我也好多年没看到马了，倒是看到过驴。芝英问，你现在干什么呢？莉莉说，玩微信，你不来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。芝英问，小莲呢？莉莉说，请假了，做人流。芝英说，她男朋友不要孩子吗？莉莉说，不是她男朋友的，是一个网友的。芝英说，这丫头早晚作死。莉莉说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她当年是在南方干过的，回来后，本来想自己开个店的，但在南方挣的那些钱都被男朋友赌博输光了。她说了，将来还想回南方，还问我去不去呢？我可不去，我不想脱光了卖。芝英说，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？还在华联当保安吗？莉莉说，是的。芝英问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莉莉说，还不知道。他没房子，他父母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再等等吧。本来想贷款买个房子，可他爸上个月车祸，两条腿都被锯掉了。芝英说，哦，可是，我看那人不错，好好珍惜吧，没钱只要肯干，饿不死的。莉莉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找人给他算命了，说三十五岁以后能发达。